

LA PROSE DU MONDE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 / 著

世界的散文

*LA PROSE
DU MONDE*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世界的散文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 著

杨大春 译

商务印书馆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的散文/(法)梅洛-庞蒂著;杨大春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ISBN 7-100-04342-5

I. 世… II. ①梅… ②杨… III. 梅洛-庞蒂
(1908~1961)—哲学思想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423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SHIJIE DE SANWEN

世界的散文

[法] 莫里斯·梅洛-庞蒂 著

杨大春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342-5/B·628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6 1/2

印数 5 000 册

定价:12.00 元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出版说明

法国思想文化对世界影响极大。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孟德斯鸠法的思想、卢梭的政治理论是建构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福科、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学说为后现代思想、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其变古之道，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我馆引进西学，开启民智，向来重视移译法国思想文化著作。1906年出版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开风气之先，1918年编印《尚志学会丛书》多有辑录。其后新作迭出，百年所译，蔚为大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裨益良多。我馆过去所译法国著作以古典为重，多以单行本印行。为便于学术界全面了解法国思想文化，现编纂这套《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系统移译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但凡有助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著作，无论是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性的，都予列选；学科领域，不限一门，诸如哲学、政治学、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兼收并蓄。希望学术界鼎力襄助，以使本套丛书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0年12月

中译者前言

《世界的散文》或《世界的散文导论》是梅洛-庞蒂的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或许是出于有意放弃的缘故。在他死后由文稿执行人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1]整理,并于1969年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在他死后出版的作品主要是《世界的散文》和《可见者与不可见者》(1964)两部没有完成的书稿,另外还有诸如《论自然》(*La Nature*)等讲课稿。由于梅洛-庞蒂系英年早逝,《世界的散文》和《可见者与不可见者》这两部未竟之作就显得非常重要,它们既是《知觉现象学》的延伸,又是其断裂。所以,它们既代表着其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又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转折或过渡。《世界的散文》主要涉及语言哲学问题,《可见者与不可见者》则旨在探讨本体论,两者共同构成为他后期对于“真理”与“真实”的探讨。

《世界的散文》尤其探讨了文学、艺术和科学中的一般语言问题、表达问题、交流与对话问题、形式化问题,集中代表了他对于绘画、文学、科学的评论与思考。作为现象学的语言学转向的代表作,《世界的散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可以为探讨现象学向结构-后结构主义转折的契机以及梅氏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一

[1] 勒福尔(1924—),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追随者和文稿整理者。

2 世界的散文

个可以参照的重要文本。本书因此对于从事哲学、语言学、文艺理论与批评诸领域的同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或许由于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中,梅洛-庞蒂有意放弃了《世界的散文》的写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其中的思想,实际的情形可能是,由于把该书的一些核心观点纳入到了本体论框架之中,《世界的散文》因属多余而被置于一边。但是,《世界的散文》的独立地位不容否认,它着眼于从“文化与知觉”(或“社会与知觉”)的关系角度探讨真理与真实,《可见者与不可见者》则着眼于从“自然与知觉”的关系角度探讨。两者共同推进了关于“知觉”的现象学,但明显出现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张力关系。这也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要探讨的主题,梅洛-庞蒂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共同理论兴趣也因此突显出来。某种卢梭式的田园美梦和神秘意识,使梅洛-庞蒂从文化回归自然(当然是灵化了的自然,是世界之内,也因此融合了文化和意识)。这或许是《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显得更为重要的原因。仍然需要注意的是,从《知觉现象学》到《世界的散文》再到《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梅洛-庞蒂的总体思路是一致的,他始终走在限定和还原科学、修正和超越纯粹意识哲学的途中。

我们可以由梅洛-庞蒂本人的一个说明来理解本书书名的源起和他的语言理论之倾向性:“在我们为《真理的起源》所做的准备性工作中,在指望完整地处理这一难题(关于形式思维和关于语言的难题)之前,我们在一本已写成一半的、探讨文学语言的书中已经不那么唐突地旁及这一问题。在文学领域更容易证明:语言并非是在完全清楚明白中自我拥有的思想的一件素朴的外衣。一本

书的意义首先不是通过其思想,而是通过语式、叙述形式或现存文学形式的系统而非同寻常的变化被给出的。如果表达是成功的,言语的这种口音、这种特殊的韵律特征逐渐被读者所吸收,并使他能够进入到一种他有时漠视甚至最初抗拒的思想中。文学的交流并不是作家对于构成为人类心智的先验性之一部分的含义的简单求助,相反,这种交流通过训练或者通过一种间接的活动使这些含义在心智中产生。在作家那里,思想并不从外面主宰语言:作家自身就像一种新的习语,它自己形成,自己发明表达手段并且按照它特有的意义产生变化。我们称为诗歌的东西或许不过是炫耀地肯定了这种自主的那一部分文学。全部伟大的散文也是对意指工具的一种再创造,自此以后这种工具将按照一种新的句法被运用。平庸的散文局限于借助习惯性的符号来探讨已经置入到文化中的含义。伟大的散文乃是获取一种到现在为止尚未被客观化的意义、并使它能为说同一语言的所有的人理解的艺术。当一个作家不再能够构造一种新的普遍性并在危机中进行交流时,他就只是在苟延残喘。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评说其它的制度:当它们表现出不再能够提供一种人类关系诗学时,也就是说当个人的自由不能够召唤所有其他人的自由时,它们也就停止存在了。黑格尔说罗马国家是世界的散文。我们把我们的这一工作命名为《世界的散文导论》,通过改造散文范畴,这一工作打算在文学之外给予散文一种社会学含义。”(见随后的《法文版“致读者”》)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译稿中的注释分为三种,一是梅洛-庞蒂原注,以①、②、③……数字系列表示;二是法文编者注,以*、**、***……符号系列表示;三是中译者注,以〔1〕、〔2〕、〔3〕……符号

4 世界的散文

系列表示。如果在第一种形式的注释中出现第二种、第三种,或者在第二种中出现第三种时,则分别在注释文字前面标上符号*或符号[1]。

杨大春

法文版“致读者”

梅洛-庞蒂打算以《世界的散文》(*La prose du monde*)或《世界的散文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prose du monde*)命名的这部著作未能完成。我们或许甚至应该想到作者有意地放弃了这部作品,他在世的时候未曾希望完成它,至少未曾希望按先前拟定的方案来完成。

在开始写作时,梅洛-庞蒂本来打算使之成为由两本书构成的一个系列的第一部(第二部具有更为明显的形而上学特征),其雄心是以《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的延伸之方式提供一种真理理论(*théorie de la vérité*)。我们由支配着该事业的意图获得了一种证明,它比重新找到的计划摘录或者提纲更为珍贵,后者只有微弱的帮助。这里涉及的是作者在其成为法兰西学院候选人期间向盖鲁(M. Gueroult)^[1] 做的一个汇报^①,在这一文件中,梅洛-庞蒂首先陈述了他最初发表的那些作品的主要思想,接着指出,自1945年以来,他一直在从事某些旨在“明确地

[1] 盖鲁(1891—1976),法国哲学家,哲学史家,1951—1963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

① 梅洛-庞蒂生前没有发表过的一篇作品。参见“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1962年第四期,A.科兰编。

6 世界的散文

定位最初那些作品的哲学意义”，并且完全与它们相关联的一些新的研究：因为这些新的研究从它们那里获取了自己的“路线”和“方法”。

梅洛-庞蒂写道：“我们曾经相信在对被知觉世界的经验中找到了精神与真理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关系。被知觉事物的明证(*évidence*)在于其具体方面，在于其各种性质的结构本身，在于其全部可感属性之间的这一等值，它告诉塞尚(*Cézanne*)^[1]他应该能够把味道都画出来。正是在我们的未分化的存在面前，世界才是真实的或存在着的；它们的统一，它们的关联是混杂在一起的，这就是说我们对世界有一个总的观念，其中的具体清点永远都不会完成。我们借助它形成一种真理的经验，这种真理向我们显露或者把我们包含其中，而非我们的精神占有着它，圈定了它。然而，如果我们现在超出被知觉者来考虑严格而言的认识域(*le champ de connaissance*)——在此，精神希望占有真实，亲自界定对象，并因此通达一种普遍的、摆脱了我们的处境的特殊性的知识——被知觉者的秩序难道不会呈现出单纯现象的外形，纯粹知性(*entendement pur*)难道不是认识的一种新的源泉(相对于纯粹知性，我们对世界的知觉方面的熟悉只不过是一种未定型的粗坯)？我们首先必须借助一种真理理论，然后是一种主体间性理论(*théorie de l'intersubjectivité*)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在不同的论文中(如《塞尚的疑惑》[*Le doute de Cézanne*])、《小说与形而上学》[*Le roman et métaphysique*]），或者在涉及历史哲学的著作中(如《人道主

[1] 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

义与恐怖》[*Humanisme et terreur*])接触到这些问题,但我们必须完全严格地为其制定哲学基础。真理理论构成为我们目前正进行的两本书的对象。”

这两部书的命名相去甚远:一是《真理的起源》(*Origine de la vérité*),一是《世界的散文导论》。梅洛-庞蒂规定了它们的共同意图:这就是在身体(*corps*)作为行动的身体或者象征力量这一发现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关于精神的具体理论:这一理论在精神与精神所提供的那些工具的交流关系中向我们显示精神。”……为了避免有误导读者思想之危险的任何评论,我们仅限于指出:关于精神的具体理论应该围绕一种需要解救出来的表达观念,应该围绕对姿势(*geste*)、或者身体的姿势运用(*usage mimique du corps*)的分析,以及对语言(*langage*)的全部形式直至最理想化的数学语言形式的分析来安排。然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确定《世界的散文》的意图并且提及已经完成的工作的那几行话。

“在我们为《真理的起源》所作的准备性工作中,在指望完整地处理这一难题(关于形式思维和关于语言的难题)之前,我们在一本已写成一半的、探讨文学语言的书中已经不那么唐突地旁及这一问题。在文学领域更容易证明:语言并非是在完全清楚明白中自我拥有的思想的一件素朴的外衣。一本书的意义首先不是通过其思想,而是通过语式、叙述形式或现存文学形式的系统的及不寻常的变化被给出的。如果表达(*expression*)是成功的,言语(*parole*)的这种口音(*accent*)、这种特殊的韵律特征(*modulation*)逐渐被读者所吸收,并使他能够进入到一种他有时漠视甚至最初抗拒的思想中。文学的交流并不是作家对于构成为人类心智的先验性(a

8 世界的散文

priori)之一部分的含义(signification)的简单求助,相反,这种交流通过训练或者通过一种间接的活动使这些含义在心智中产生。在作家那里,思想并不从外面主宰语言:作家自身就像一种新的习语(idiome),它自己形成,自己发明表达手段并且按照它特有的意义产生变化。我们称为诗歌的东西或许不过是炫耀地肯定了这种自主的那一部分文学。全部伟大的散文也是对意指工具的一种再创造,自此以后这种工具将按照一种新的句法被运用。平庸的散文局限于借助习惯性的符号来探讨已经置入到文化中的含义。伟大的散文乃是获取一种到现在为止尚未被客观化的意义、并使它能为说同一语言的所有的人理解的艺术。当一个作家不再能够构造一种新的普遍性并在危机中进行交流时,他就只是在苟延残喘。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评说其它的制度:当它们表现出不再能够提供一种人类关系诗学时,也就是说当个人的自由不能够召唤所有其他人的自由时,它们也就停止存在了。黑格尔(Hegel)^[1]说罗马国家是世界的散文。我们把我们的这一工作命名为《世界的散文导论》,通过改造散文范畴,这一工作打算在文学之外给予散文一种社会学含义。”

这段原文确定性地构成我们将要发表的这部作品的最好介绍。它也有助于为确定该书的编纂时间提供一些线索。这一段在临近法兰西学院选举前(该选举于1952年2月进行)致盖鲁的原文,我们不怀疑它提到了在哲学家死后留下的文稿中被找到的这

[1]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

170 页。正是这些页数构成了已经中断的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我们的确信事实上建立在两个补充看法的基础上。第一,在 1952 年 8 月,梅洛-庞蒂草拟了一份清点已经探讨过的主题的清单,这份清单尽管简明,但却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拥有的这些章节的全部。第二,在他向盖鲁通报他的工作进展情况的时候与八月份之间,哲学家决定从其著作中抽出最重要的一章,并明显地加以修改,以便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现代》杂志上:该文以《间接语言与沉默的声音》(*Le langage indirect et les voix du silence*)为题在同一年度的六月份和七月份发表。然而我们有证据表明这一工作在三月份之前并没有着手进行,因为它一开始就引述了弗朗加斯代尔(Francastel)^[1]的《绘画与社会》(*Peinture et société*),该书是在二月份才出版的。当然,这一点并不能够确定手稿中断的准确时间。尽管如此,它使我们可以认为这不会晚于 1952 年初,或许还要早几个月。但在另一方面,正像我们从作者致他夫人的一封信中知道的,在前一个夏天,他在假期中主要是在致力于《世界的散文》的工作。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中断是在 1951 年秋天发生的,或最迟发生在 1951—1952 年的那个冬初。

相反地,不那么牢靠的是那些确定这一工作的最初时刻的标志。第三章的编纂(目标是比较绘画语言与文学语言)不可能在《艺术心理学》(*Psychologie de l'art*)最后一卷出版之前,即在 1950 年 7 月前开始:对“绝对的零头”(La monnaie de l'absolu)的引述使

[1] 弗朗加斯代尔(1900—1970),法国美学家。

这一点成为毫无疑义的。考虑到致力于马尔罗(Malraux)^[1] 作品研究的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已经在很长的评论摘要中发现了其踪迹),我们倾向于认为:两者之间有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间隔。我们实际上不能忘记:梅洛-庞蒂当时在索邦教书并且还要把一部分时间花在《现代》杂志上。由于他多次引述布朗肖(Blanchot)^[2] 于1950年12月发表在《批评》上的《博物馆、艺术与时间》(*Le musée, l'art et le temps*)这篇文章,这一假定得到更进一步的支持。这最后一个线索把我们重新带回到1951年。

的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我们假定:当作者决定依据对马尔罗的分析进行论证时,前面两章差不多完全编写好了。他的工作进程发生这样一种改变并非难以置信的。但我们还是怀疑这种改变发生过,因为重新找到的所有的计划草案都预告了关于语言和绘画的一章,而且手稿的情况并未显示出写作的断裂。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画家的例子是在第二章的最后几页中,在按照逻辑的链条过渡到第三章的中间部分之前使用的。我们由此倾向于得出结论:梅洛-庞蒂在同一年时间段里写了他的作品的第一部分。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很早就有了写一部论语言,更确切地说论文学的书的想法。如果说马尔罗的书可能使他产生了最初的冲动的話,那么萨特(Sartre)^[3] 发表于1947年的论文《什么是文学》(*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认可了他探讨

[1] 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

[2] 布朗肖(1907—),法国评论家,小说家。

[3] 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作家,存在主义者。

表达问题的意图。有关这篇论文的内容摘要是在 1948 或 1949 年编写的,可能是在萨特的《境况种种》第二卷(Situations II)于 1948 年 5 月发表之后,全部的参引都是来自于这本书,并带有一个批判性的评论:它有时表现出对其作者萨特的论题的某种严厉反对。然而,构成为《世界的散文》的脉络的大量观点在这一摘要中已经被陈述出来,已经与一个进行中的计划连接在一起。尽管如此,它还没有获得一种准确的形式。梅洛-庞蒂当时在纯粹文学的意义上理解散文这一概念,他既没有找到他未来著作的标题,也没有找到它的一般主题。于是他满足于在其评论的结束处写道:“我必须写作一种‘何为文学?’,以更长的篇幅来探讨符号与散文,并不是论文学的全部辩证法,而是由蒙田(Montaigne)^[1]、斯汤达(Stendhal)^[2]、普鲁斯特(Proust)^[3]、布勒东(Breton)^[4]、阿尔托(Artaud)^[5]而来的五种文学领会。”一份没有记下日期,但已经包含《世界的散文》这一标题的笔记暗示:他在稍后来的时候设想了一部庞大的著作,分成许多卷,目的是把重新定义过的散文和诗歌范畴运用到文学、爱情、宗教和政治等分类汇编中。在此没有发现后来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位置的有关语言学家工作的陈述和探讨,也没有发现更有意义的关于绘画的研究——他在这一点上的沉默使我们可以假定他在这一时期还没有阅读《艺术心理学》,或者谨

[1] 蒙田(1533—1592),法国文学家,人文主义思想家。

[2] 斯汤达(1783—1842),法国作家。

[3]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

[4] 布勒东(1896—1966),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评论家。

[5] 阿尔托(1896—1948),法国戏剧演员,诗人,评论家。

慎地说,还没有阅读到他从中能够引出一种表达理论的部分。但我们还是应该避免从这一笔记中归纳说:梅洛-庞蒂对语言学或绘画的兴趣还没有被唤醒。他已经考察过索绪尔(Saussure)^[1]和房德利耶斯(Vendryès)^[2]所做的那些工作并在其对《什么是文学?》进行的评论中明显地引用过它们。他的《塞尚的疑惑》这一论文于1945年在《源泉》(*Fontaine*)上发表(这先于它在《意义与无意义》(*Sens et non-sens*)中被重新收录),且在多年以前就已写好。另一方面,他在里昂大学的课程证明了他对绘画表达的思考在他的研究中已经占据的位置。人们最多可以提出:在《世界的散文》的最初草稿中,他没有考虑利用它们,只是在1950或1951年当他决定把他的事业重新限制到较为狭隘的范围内时,他才考虑到利用它们。

关于这一决定的动机,我们仍然只能够提出一种假设。我们利用梅洛-庞蒂致盖鲁的信,要说的只是:写另一本书(即《真理的起源》,它要揭示他的表达理论的形而上学意义)的想法可能导致他修正并缩减其最初的计划。为此目的,他确实有必要立即把语言的系统性问题和语言的历史性问题、艺术的创造问题和科学的认识问题,最后还有表达问题和真理问题(正像他事实上所做的那样)联系在一起吗?同时他有必要把这一工作——从此以后被设想为是预备性的——归属到他隐约地预感到的根本任务之下吗?简言之,我们认为《世界的散文》的最后观念乃是他的思想的一种

[1] 索绪尔(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结构语言学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2] 房德利耶斯(1875—1960),法国语言学家。

新状态的标志。当梅洛-庞蒂开始写这本书时,他已经着手另一项计划的工作,这没有取消进行中的计划,但限定了它的范围。

如果我们没有搞错的话,我们就为回答其它一些更为紧迫的问题做了更好的准备。作者为什么在 1952 年中断编写他的已经完成过半的著作?这一中断意味着放弃,意味着反悔?

我们可以从一些迹象判断出:这位哲学家很长一段时间都忠实于他的这一事业。在法兰西学院,他在 1953—1954 学年选择《感性世界和表达》(*Le monde sensible et l'expression*)和《语言的文学使用》(*L'usage littéraire du langage*)作为他的头两个课程的主题。后一个主题尤其使他有机会谈论斯汤达和瓦莱里(Valéry)^[1],从一些笔记看,他考虑过为他们在书中留下位置。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仍然在探讨“言语问题”。可是,在其教学之外他的工作事实上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重读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Trotsky)^[2],积累了大量的关于马克斯·韦伯(Weber)^[3]和卢卡奇(Lukács)^[4]的笔记。近期的目标因此是编辑《辩证法的历险》(*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是书于 1955 年问世。但我们绝不会因此认为他在这个时候放弃了《世界的散文》。完全相反,一个名为“手稿的修订”的笔记(然而这很难解释,因为这一笔记似乎把或许预示着重要修正的那些新的表达与已经编写好的文本的摘要混杂在一起)使我们相信,由于它引用了他于 1954—1955 年度讲授的

[1] 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

[2] 托洛茨基(1879—1940),苏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思想家。

[3] 韦伯(1826—1906),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4] 卢卡奇(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美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